



榕村語錄卷之二十七

治道一

天下有道不止是朝廷清明連士庶人都依傍著道理上行方算

清明在上重濁在下其實息息相應如天氣清明則地下面物滋生人面上光潤則體中無病果然朝廷清明便百姓殷實矣

草木無根豈能開花結實學問不存心得總不相干功名亦然聖賢事業悉從方寸流出不然雖做得

榕村語錄

卷二十七 治道一

一匡九合猶是器小此根卽是天地之根

順天下之情定天下之俗兩者不可缺一

虛文多一件實事便少一件

作事不可過粗亦不可過細講求得太繁碎不特人難行覺得自己亦難行只得不行若算計到其事之利害又算計到自己之聲名得失如何有這樣萬全的事故計較得及於民者有七八分利益只得就去做

治事要不可拂民獨治其水而強焚出而獵却其



禁一用此無復黷類矣。孟子說數罟不入，斧斤時入，不如此民用不繼。

興北方水利以省漕運之煩，除天下阨塞要害留兵外，其餘城守半用民兵，卽阨塞要害處亦做屯衛之制，以省養兵之費，而厚官俸以甦民困，是切時要務。制度全壞於宋，以周禮爲本，而參以漢唐與明之法，其庶乎。

人要剪除惡人，須自己果能無惡，纔服人。如淫祠豈不宜毀，但自己道理足，心地光明，氣節大於他，他

榕村語錄

卷二十七 治道一

二

就無說，不爾他，便不服。西漢諸事草草，郊用五時，原廟陵廟紛然無理，却人民樂業，至匡葦輩引經據古，盡廢不制之祀，毅然欲明先王之道，而盜賊一蜂起，饑饉洊至，日就凋敝，諸事不古，獨在這事上復古，徒爲紛擾而已。何當於治，所以立身治國，皆要有本末，徹底澄清，方能一線做成。

某以兵部侍郎銜，出爲督學，古北口總兵官馬進良不依儀注，輒抗行，某初不與較，及某爲巡撫，其標下把總葉保告馬酷刑，事下巡撫，馬甚懼，不知某

胸中何曾有所記挂。只看理體如何。葉保本是才
悍之徒。總兵將把總掌嘴。未爲酷刑。武官大一級
打一級。軍法也。此關朝家體統。把總違敢以私憤
告總兵。乃亂民也。某問葉保流三千里。奏上改發
寧古塔。須知設官所以爲民。然必由官以及民。不
爾便民亦不靖。如一顆大樹。畢竟由根以及幹。由
幹以及枝。由枝以及葉。然其幹其枝其葉。何嘗不
與根貫爲一體。細柳營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
詔。文帝喜之者。喜其奉將軍令。卽天子所用之將
軍。仍奉天子詔也。人都是衣服上農夫。不過食九
人。何以授糈。詔祿。至有千石萬石者。豈非不均之
甚。却是理當如此。其功德足以及人也。易云。養賢
以及萬民。必養賢而後及民。只是德要與爵稱。小
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若下犯上。少陵長。小加大
賤。陵貴。當下便是無王法。典史得治百姓。所挾者
縣令之勢。縣令所挾者。府道之勢。由是而藩臬。而
督撫。其所以然。都是奉天子威靈耳。

福建大吏又請開捐實倉。殊覺不必。大槩事不從根

本上做只從半中腰做起便不見其利只見其害
如今地方倉穀大半都爲官吏侵盜那移且福建
潮濕實在沍爛亦有之既至虧空私行攤派上司
借端盤查需索使費層累申咨部行駁詰文案紛
冗生出許多事端而害總歸於民倒不如且聽其
自然總督又因海賊之故請禁海上捕魚之船不
知如今海賊不比當年鄭成功等有巢穴傍海如
舟山海壇南澳廈門臺灣諸島皆是官兵駐札海
賊無駐足處其行劫不過如陸地之賊偶然盜竊

榕村語錄

卷二十七 治道一

四

耳陸地之賊何嘗斷何獨異於水賊且渠輩仍在
岸上居住何嘗以海爲家如文官留心查訪安插
武官設法搜捕但得其魁首一二人便可平息閩
廣小民以捕魚爲生一行禁止民便失業況漁船
不行則所行者唯賊船而已如禁夜然不許良民
存行者獨強盜與夥盜之營兵而已當年遷海
禁海使百萬無辜室廬田產蕩然不存饑寒流離
而死者不可勝數其實海賊一切銅鐵硝黃何所
不有通海者就是耿精忠王進功管弁猾吏貪兵

姦民是但許耿精忠王進功營弁猾吏貪兵姦民
通海而不許良民下海也。何益之有哉。天下法禁
何嘗不其而不肯奉法者。官也。非民也。如今但講
求任用好人。一切疎節濶目。便自然利及百姓矣。
治天下樣樣皆當講求。第一是要有根本。湯曰。朕躬
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武王曰。作之
君。作之師。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何敢有越厥志。
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有此便要算他是聖
人。論語堯曰。章。能得幾行書。直是說盡。

榕村語錄

卷二十七 治道

五

聖人爲政。惠而不費。不要百姓感恩。但存望報之心。
便有限了。豈必望報。心裏記得。有此便害事。

臣道無成。而代有終坤之含章。是已。卽君亦不宜自
張其功。一有功績。恩德。欲人見之。知之。便不精。不
純。耕者吾田。鑿者吾井。帝力於我何有。羣龍无首。
不言所利。皆是此意。天下平。萬國寧。平寧而止。無
能神妙。天地亦是如此。

人有不善。一能羞惕。便不可壘。古人不說無過。而重
改過。故顏子不貳。成湯不吝。凡惡人直言敢諫者。

欲以動無過舉自高也。適以得復諫言莫予違之名。而不知受諫改過爲聖賢至高之行而不可及也。自古稱改過之善者。穆王作甫刑出於遠遊之後。秦穆思一个臣發於敗殺之餘。漢武輪臺之詔感於窮兵殃民之末。聖賢儒先皆矜重而錄之。管仲謂小白惕而有慮。知所惕懼。便是圖治之根本。及蔡邱之會。微有震矜。而叛者九國。惕之意怠矣。

榕村語錄

卷二十七 治道

六

立國以民爲邦本固是。但中間士大夫一層。却要緊人君不與民接。如大帥令將弁。將弁令士卒。便可聯如臂指。恩信不及於將弁。到得有變。而望士卒越將弁而衛大帥。亦僅矣。故養賢以及萬民。乃一定之理。

古聖賢心熱無比。明知天下不能常春而不秋。常治而不亂。就是得幾年人物安育。風俗醇美。亦樂莫大焉。孔孟之所不能一日忘者。孔子至夢奠兩楹。尚想明王。孟子言數過時可舍予其誰。無一刻忘。

世至老始悟五百年之運。孔子當之而已爲見知。

聖賢皆無先存一教後世之意在其胸中者
讀書人須看得宇宙間事皆我分內纔好郡國立學
多方培養不過要培養得此意出

古人仕以救民當官盡職乃分內事非爲君也鄉人
有新製一服者其子索之不與乃曰父不以此服
見子欲兒爲父讀書不可得也鄉里傳以爲笑今
人以做好官爲爲君與此何異

做官者不思令君重但思令君親不求見敬於君專
求見愛於君最是惡消息

榕村語錄

卷二十七 治道一

七

做大臣要知古意又知時務方纔做得些事古今只
是一樣不是兩截不知時務算不得知古意不知
古意亦算不得知時務做事全要推功讓能大家
做方可以久些若凡事都要是我做便有病便不
能久此卽王伯之分所以伯道一時雖哄得人過
後便消滅無餘

旣爲大臣顧不得情面所以謂之公者不宜復有私
也所云孤者甚危而無偶也若要人人叫好則大
壞極做矣

聞汪蘇張孝先撫軍一到任。吳下人便歌頌曰。不是
好消息暗地在那裏做。叫人不覺方好。一近名便
有毛病。許魯齋說。凡做事就教人歡喜。便不好喜。
歡是不能久長的物事。

士大夫老自當退。天地亦有休息時。寒冬至。物都凋
枯。此不是無用。却於生物有功。古者憲老而不乞
言。但觀法他的模樣。竝不敢勞其言語。原有此種
道理。如老臣致政之後。天下仰其德望。何嘗無補。
不是奔走禦侮。方爲有用。

榕村語錄

卷二十七 治道一

八

治者事有條理也。亂者紛無頭緒也。顧亭林云。小官
多而大官少。則治信然。文中子曰。唐虞三代不可
復見。舍兩漢吾何之。先儒或笑其陋。其實三代之
流風善政。惟漢猶近。當時守土之吏。自郡守上。更
無人。郡有十縣。縣有令長。又有三老。嗇夫。游徼。三
老卽今之鄉約也。掌教化。嗇夫卽今之甲長也。主
錢糧。游徼卽今之練總也。司盜賊。縣有十鄉。鄉有
鄉長。又有鄉三老。嗇夫。游徼。畧如縣制。鄉有十亭。
亭有亭長。凡三老。嗇夫。游徼。皆郡守自行辟除。薦

諸朝亦卽爲之錄用。猶見聖人闢門之意。此等皆卽用本縣之人。其名俱載在官籍。故漢書列之百官志。非比如今之鄉約。甲長練總。皆無賴之徒。爲之。竝無職銜。他自知貪饕事敗。不過笞逐。於其微賤無損也。故趨利爲非。不少顧惜。漢時內之黃門執戟。一切左右服役之人。以至外之三老。齊夫游徼。大抵皆用士人。所以吏治可觀。三老之類。惟其爲官也。故亦榮於鄉。食其祿。而不肯自棄。惟其爲本鄉之人也。故各習知其風土人情。有一盜則知榕村語錄

榕村語錄

卷二十七 治道

九

其根株不逾時而覆矣。有一訟則知其孰曲孰直。而爲之調停排解。其拖累寢擱者寡矣。於土田竝知其疆界。以及其買賣所自。雖刁誣無所施。從與民親切處料理。故得其情而事省。

某初入館時。同人聯一小會。一日魏環極先生至。面有喜色。問之曰。道長寧爾。講參董漢策。差快人意。某曰。以僕觀之。不爲好事。先生詰其故。某曰。漢唐屢下求賢之詔。訪積行遺逸之士。此段意思甚好。此典久未及行。范觀公獨舉其人。以爲他處倡朝。

家置之顯要未必非買千里馬骨之意。今被劾則薦者削色聞風者閉口。所關不在漢策一人也。且謂曾受笞辱卽不宜舉人之受笞亦當問其官爲何官事爲何事假令以枉法受賕之官笞不畏強禦之人此其過在笞者乎。在受笞者乎。縱使少年不謹率德改行亦不必追其既往。公治長在縲紲之中不害爲可妻妻尚可官獨不可乎。古人或取之奴僕或取之盜賊盜賊猶取況受笞乎。先生點首曰是蓋當時授漢策以臺諫諸言官不平謂傷衙門體面雖先生初時亦不以此見爲非其實皆私意也。後某爲闕學時方舉弘博以充翰林館中亦以破例沸然有謂某宜力爭者某不應。宋時舉大科無論已仕未仕皆許赴試中式者官在諸科上進士之專爲翰林非古也。朝家官人考德論材非吾輩所能私也。

人身分愈高工夫愈深愈見得天下多好人自己不濟轉見得人都不如我動歎天下無人聖人隨材器使最妙人各有一長避其所短用其所長就不

思有以自見在上者又惟恐其功業之不成獎勵
優容之到後來多把朝家發植得不可測度連氣
運都覺得隆盛工虞水火終身只辦得一事後世
都以爲聖人原不是聖人之世人都多一耳目口
鼻只是聖人器使得妙西蜀人物能有幾個經孔
明用來便覺得足用因其材也不然雖人材之多
如宋仁宗神宗時用之不盡其材只如無有一般
神宗臨朝對程明道尙歎天下無人豈無人哉不
能用耳

榕村語錄

卷三七 治道一

十一

自古小康亦必有人若一時屈指無人便可爲戰慄
問旣知無人畢竟如何纔好曰須是求賢豈惟求
賢又要興教化重師儒培養出人才方可選而用
之一部易經卽乾坤兩卦尙有戒辭惟一涉尊賢
養賢便無不吉祥者可見尊賢是無上妙道

古時命官惟視德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是有功者止
於賞而官不及焉此是治天下之要道而其根却
在不遇聲色不殖貨利謀官且先講清廉已得要
領王荆公說得好伯夷在伊尹之後數百年而孟

子品居第一以其清也

人能革面聖人已許其爲善這便是天地之心革面
已是革心之漸況面何由革畢竟從心裏動了愧
悔方能革就是趨風氣圖功名亦且引他到這邊
來久之習慣自然天良亦現矣某人對策云假廉
吏不如真貪官或欲高拔之某不可因奏云爲官
至於真貪負國極矣不應尙有罪浮於此者況假
廉吏在他雖帶些假在地方生民已受其利矣昇
平之官大家以廉介相尙豈必盡出於心之本然
榕村語錄

卷二十七 治道一

十一

但得相釀成風不敢更變所裨於世道者已多奏
訖大蒙嘉許

做州縣官全要體認父母二字須實引父母的事任
在身上養之教之有此誠心爲本大段已得又須
委曲以得其心

爲守令要在周知民情甚非易事必以心著實推求
刻刻做題目入思議來方好先歷州縣而後爲木
吏民間事體都閱歷過做來自較熟

鍾旺

書吏實少好人然欲天下太平必先此輩孟子說班

魯祿却自庶人在官者始漢家吏治曹掾得自辟用最妙此輩都用讀書人從下面好起不相欺事便易辦不爾雖上有嚴明之官覺察不到者多

太平之世民生日滋而土不加廣欲其地利之盡則水利不可不興溝渠開洩大以成大小以成小陸地宜而修之要在守令得人著實留心耳

鍾旺

明代雖經泰平然諸事多未曾整理如直隸山東儘可開溝洫修水利治其田土以省漕運乃置之不理安坐而待哺於東南使江淮之間有竊發者中

榕村語錄

卷二十七

治道一

三

梗漕運則青冀兗豫幽并之地無以取給矣

世間要熱鬧須耐得幾年冷淡人儉朴了方能富厚但教民儉又須兼勤南方勤而不儉北方儉而不勤教之勤儉矣又自官府躬尚簡朴與民休息自然民氣日復若只要外面熱鬧饒使百須具舉到處興修究所自來皆此蚩蚩者之膏血安能使家給人足

平糶以出富民之穀此法最妙古人立倉曰常平日社皆是此意至借賑蓋不得已耳

以教化防閑爲無益。豈有此理。卽如眼花了。用眼鏡一遮。便都看見。若說待我閉目靜坐。養出精光。雖有此理。然當下用不著。卽如狐裘以禦寒。當下便暖。難道倒說待我保養元氣足時。自不用此不成。聖世教化。行人林衆多。彼此薰蒸。德品淳厚。意思深融。如米穀多置釜中。則飯成倍美。人家製蛤醬。備置五味。終有草氣。不如捕魚家。固置一處。其味自佳。彼此初不相假借。惟互相醞釀。其美自倍。

教人而人服從。却有兩路。一是示以心得。一是誘以功利。七十子之服從。示以心得也。漢之經學。唐宋之詩賦。明之制藝。誘以功利也。聖人在位。躬行心得。以施教化。又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惡德。人材安得不盛。

教養人材最要緊。某督學直隸時。於文武童生中。有能背誦四書全經小注。及三經五經。並有膂力武藝者。皆試之。文理粗通。便爲拔取。此是勸誘之法。久之自然皆歸實學。六藝之風。庶幾可復。

宋時監試。卽今鄉試。省試。卽今會試。廷試。卽今殿試。

也監試及額者省試不中明年仍入監試省試及額者廷試不中明年仍入省試進士有五甲六甲其一甲亦不止三人有五六人不等一甲方得簽判後甲則丞簿尉一年一考自張元廷試黜落謁韓魏公公命作雪詩元得句云戰罷玉龍三百萬殘鱗敗甲濤天飛公厭之不顧元忿竄西夏見用遂使中原疲於奔命自是廷試者不復黜落矣問簿尉皆用士人使皆得至大僚此法殊善曰如今吏員出身自知終身不能望正印長官亦知其無榕村語錄

卷二十七

治道一

五

復遠大賤而陵之他自然一心圖富安得不好貪百出若概用士人勿以資格相限必知自愛以倖進取矣親民之官得其人天下便易治宋時簽判尚在通判下惟一甲大科得做

明代科場解大紳便作弊永樂命擬人所不講事爲問解洩之於其鄉人吉安一府遂至鼎甲居其二前十名居其七狀元曾棨記資好將書冊上語成片寫入至卷紙不足書於殿磚上永樂閱卷未完傳問具以對乃命就磚上錄而閱之吾鄉李九我

蘇紫溪自少同學。後蘇復從李受業。而丁丑先達
至癸未。李會試至都。主其家。蘇以部曹爲同考。臨
入闈問如何看文字。李曰。子才高。遇有平淡文字。
恐係有學有養之士。宜留心。不可輕棄。李卷適在
蘇房。已置之矣。忽思李言覆閱。乃大稱賞。薦之。遂
得元。彼時尚有古道。言不及私。亦以信二公之生
平不苟。

先王禮樂都有原故。如制禮。便將鬼神情狀都安置
體貼妥當在內。樂的緣故。不知如何便感天人格。

榕村語錄

卷二十七 治道一

七

鬼神其製十二律。幾箇竹管。便與天地之氣相應。
却甚奇。

某看禮樂亦不是難事。如今把禮斟酌。今至易簡。人
不難行。自然樂從。樂便把如今的戲整頓起來。就
是樂。孟子斷得直截。今之樂由古之樂。人多在律
管上講究。即使得了虞舜的律管。作起韶樂。亦不
必一時便鳳儀獸舞。家語中記孔子入齊。見童子
揖讓於道。曰疾驅車。韶樂將作矣。此等話皆荒唐。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若只郊

廟中作樂就是雲門咸池韶箠大武亦只天地鬼神聞之如何天下風俗就會移易自然是人人見聞纔能移風易俗如今人看戲到那忠孝苦難時便涕泗交流移易風俗可見不難

伊川論禘謂以所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前此說爲長朱子但謂以始祖配之自記

古人的樣子莫要走他的他不敢破決的事畢竟破決不得如入繼之君自尊其親雖濮安懿王亦終未曾入廟至明世宗居然將興獻入廟坐於武宗榕村語錄卷二十七治道一七

之上不知當日曾經北面如何能相安既非創業時追尊之比而使爲帝於身沒之後不復有宗法後世能從我乎

繼嗣之君於所生父須還他一個稱呼卽稱皇考尚未全不是伊川謂當稱皇伯父亦無據至明世宗直入其父之主加武宗之上孝子不爲人後要做孝子就莫卽帝位旣卽帝位又不承前面統緒豈有此理這是自太祖傳來之統不可以私其父者

聖廟從祀之禮斟酌停當最難前日議朱子升堂將

位於顏曾思孟之下。某奏朱子功德。雖不讓顏曾思孟。但十哲俱是聖門先賢。一旦加其上。恐朱子亦不安。似不如列於十哲之下。爲是。累蒙俞允。

古者君臣如朋友。情意相浹。進言亦易。畏憚亦輕。朱子云。金人初起。君臣席地而坐。飲食必共。上下一心。死生同之。故強盛無比。及入汴。得一南人教他分辨貴賤。體勢日益尊崇。而勢隨衰。漢高祖初得天下。羣臣固無禮。叔孫通不過記得許多秦家制度耳。杜工部云。叔孫禮樂蕭何律。其實壞事。就是榕村語錄。

卷二十七 治道

六

此二件

問民俗冠昏喪祭。彼此侈靡相耀。了無分別。不如此衆便笑爲鄙陋。失禮若不立爲品制。欲民生日厚難矣哉。曰。諸事自當法古。然亦必順民情。因時勢而行之。方好。如今倘要復緇布之冠。豈非無謂。若於一頂帽。分別貴賤。使奴僕賤流。一出門。人便知爲何等人。雖衣錦繡無用。且覺其不稱。自必廢然而止矣。

昔人飲食衣服起居。皆拙澁。不求便利。總欲苦其形

骸也。凡極形骸之樂者，皆後世所爲。

某謂四舍弟六經外六藝皆當留心。文武旣分途，射御暫可不講。至禮樂書數，實要緊事。書學有顧寧人，數學有梅定九，音學五書後弟補聲氣之源。一悉便完全，定九再將曆論補幾篇，仍做出九數存古。亦算完備。樂某留心數十年，其書規模具存，胷中只得一年工夫便成。至禮須弟具稿後，再共斟酌。其畧當以孔子所分冠婚喪祭射饗朝聘分目。其實八件只四項。冠婚是一項，喪祭是一項，射饗是一項，朝聘是一項。起於士大夫推而上之，以至朝廷。有經文者不消說，至如儒先所論有參差處，須著一論於後，以見意。今所不行者，則分集經書以類存古制。又有一小禮，一大禮。幼儀曲禮在冠婚之前者，附見於前。有朝廷大事不在八項之內者，附見於後。更斟酌爲一簡便禮書，令鄉黨士大夫若家可行者，又省便，又免於村野同志者相約行之。

婚禮三月廟見，朱子改定三日。今便可從，或問三日。

連本日算。抑離本日算。曰古人亦是大畧說連離皆可。如武成丁未祀於周廟。越三日庚戌是離根。算召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下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皆是連根算。可見不拘。

所謂宗子者。自高祖直承下來。皆是世嫡。方可稱之。若於祖於父於曾爲嫡長。而於高則非者。便不可以祭。四代稱宗子矣。須俟異日其子爲己立廟。方是宗子。此段曲折。先儒講論甚畧。以其義明白耳。然如自身顯貴。至於公卿。又不忍不祭四代。卽古之爲公卿大夫。法得立廟者。豈必盡嫡長乎。此則可推禮文而知。不徒以義起也。

榕村語錄

卷二十七

治道

三

如今要斟酌禮。最是大宗小宗難停當。此處處置得妥。他都容易。古今不同者。此爲大。若事必不能行者。空言無用。只是不可自我剗造。畢竟依做古人。或本之經。或本之先賢。如伊川說人皆可祭。高曾祖考。既有服。豈得無祭。朱子亦如此說。便當依他人。皆疑伊川奪宗之說。細思之。亦是庶人立不得廟。他有爵。廟因他而立。未有冕服在後。反以庶人。

主祭者如今只得爵位尊者主祭而宗子竝立以存其統

祭有大宗大宗之難在宗子宗子而有祿位則善矣宗子而無祿位無祿則不祭如是而主祭猶以宗子則犯分不用宗子則廢古如之何則可先君斟酌最當主鬯者必用有祿位之人祝文則竝列主祭某宗子某直祀某主鬯者居中宗子直祀居旁俱視行輩年齒爲前却先時寒族祠堂祇是春秋兩祭先君以爲冬至元旦應祭冬至天氣之始宜榕村語錄

卷二十七

治道一

廿

祭始祖元旦王正之始宜祭先祖先君未見程子書恰闇與伊川合人總要明理禮本因人情而制也

程子謂服旣及高祖則祭亦宜如此只是品物有豐殺禮物有繁簡是庶人亦可祭高祖但不可僭用士大夫之禮耳然其中有古所無而今時勢不同者須想得到不然後人亦難行宗法是大事大宗固宜復然其子孫貴者不必宗子宗子不必貴祭用貴者之祿豈反使宗子之賤加其上萬一宗子

竟是農夫如之何其加於朝官也只得貴者主祭
宗子及直祭同祭主祭者居中宗子居左直祭居
右長一輩者稍前同班者齊排卑幼者稍後祝文
竟寫主祭孫某宗孫某直祭孫某至小宗亦宜做
此意如某於法得立高曾祖考之廟然某卽非高
祖之宗子也某爲主祭孫而宗孫卽用高祖之長
房長孫爲之直祭者每年換人至五世而祧則用
曾孫之長房長孫爲宗孫以次而下倘有德有爵
不可祧者則做古禮祖功宗德之意將此主移向
榕村語錄

卷二十七 治道一

廿

始祖之廟合族公祭不然貴者之子孫倘竟降爲
皂隸又安可以祖之爵而隆祭之禮與所謂葬以
大夫祭以士者大不侔矣祭以本身之爵非以祖
考之爵也

家禮旣脫稿被人竊去後來朱子不能重具稿惟囑
門人楊氏曰此稿日後出時中有某條某條未訂
正當爲改之故家禮中有數條皆經楊氏注明讀
者不可忽過家禮要存古法故段段有宗子行禮
到底人不能行如今須考定令眼前可行方好卿

大夫家古有世祿。故子孫雖無位。行事尚得與大夫同。今卿大夫既無世祿。設數傳之後。支子顯達。而宗子却無祿。則宗子分止宜薦。而支子又不得祭。是使有祿者身享鼎烹。而祖宗僅受菲薄。於心安乎。寒家宗祠在山中。先世士大夫多居郡。祭時不躬不親。惟使直祭者經理其事。故時序歲臘。潦草獻享而已。及先君定議。以爲宗子有祿。自當主祭。卽宗子舉人而支子進士。宗子侍郎而庶子尚書。爵秩相彷彿。亦仍當宗子主祭。若宗子無祿。而庶者居右。一同奠獻。如此斟酌。既不肯古意。而於今可行。方不爲空言。

問官及三品者皆得立廟。假如官六七品得立廟否。曰。適士二廟。古也。六七品於秩爲郎。今之郎卽古之士。立祠何妨。亦得祀四親。只是殺其禮。問諸生庶人何如。曰。不可立祠。祭於寢。亦可祭四親。其禮又當簡畧。問小官亦可祀始祖否。曰。亦可。只殺禮就是了。大抵程朱有一人說過。便可用。他是從道。

理上秤量過的聚族之道。聖人所尚。不忘本之誼。君子所先。人皆不敢忘其祖宗。無不是處。自然風俗日厚。只是屋之大小。禮之豐殺。各安其分。初亦無害。

小宗如及身貴。便應立四親廟。子孫以世代而祧。下至本身元孫。都該用貴者之宗子宗孫。主祭。蓋五世之澤未斬也。如五世內支子有貴者。亦不得於此祠中主祭。當自別立四親廟可也。大宗不容有二。小宗不妨其多。

榕村語錄

卷二十七 治道一

齒

祭爲吉禮。今仕宦之家。四親多不立廟。又止忌日。設祭。祭墓及祭忌。古無是禮也。朱子不敢廢忌日之祭。然變服用淺黑色巾。蓋猶哀之餘也。豈可當吉禮乎。

程子云。凡人服既至高祖。祭亦應至高祖。既得祭。豈可不詳制度。某歸卽爲廟於宅內。作四龕。依朱子法。隔開。便不嫌竝坐南向。且便於忌日各祭神座。畧低。以便祭時几筵相接。

古時天子諸侯大夫。各有祖廟。其合食也。則太祖正

東向之位。今既無各廟之制，又無東向之禮，則祠堂異室，自然竝坐南向。只是妣本附祖，合饗時，人家都設一筵，大不妥。母子同席，猶可。舅婦可同席乎。伊川自說得確，四親應分爲四席，寧可以一筵而分爲四處。若再爲通融，則祖與祖爲一處，妣與妣爲一處，一筵分爲兩筵，則更便矣。意厚而禮明，不惟其物也。

吾家遵程朱之教，祭自高祖以下，於官舍則立祠版，奉以行。但祠版只同一龕，既不容版隔作四。如朱

榕村語錄

卷二十七 治道一

廿

子之制，則供饌時勢難多席。若循俗通用一席，則是舅婦同席，於體不順。今酌分爲二席，東席祭四代祖考，西席祭四代祖妣。父子姑婦固無嫌於同席也。官舍無常，難以如禮。如此權宜行之，庶猶不至大謬。清植

畫像之設，程子以爲少一根鬚，便是別人。其言似太固。夫推孝子慈孫哀慕之心，夢寐髣髴，猶願見之。况形像宛然，想見平生者乎。自記

張子言三年之喪期可祭，此句未安。至云期之喪既

葬可祭總功之喪踰月可祭似乎可行自記

墓祭以寒食始見於開元之詔其文曰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寢以成俗故萬季野疑其起於陳隋之間寒家上墳不用寒食而用戊亥之月似更有理古者廟祭墓藏樂以迎來哀以送往報魂報魄求諸陽求諸陰各以其類順天道之節自記

祭酒之禮有三樣不同先灌酒者代祖宗祭先代爲飲食之人所謂祭酒也次奠酒斟一杯奠於列祖斟一杯奠於列妣次方每祖位前各斟一杯每妣

榕村語錄

卷二十七 治道一

其

一位前各斟一杯如盛筵延賓然初登筵則向外以酒灌地所謂祭酒也次斟一杯送首座客所謂奠酒也客辭則令人每客前各斟酒亦三樣不同

有人年少妻死無子卽扯一族人爲嗣於神主旁書男某奉祀大爲悖謬繼嗣本爲繼祖乃爲男子設未有爲婦人設者泥夫在則夫爲主其題主應作亡妻某氏神主其旁不書奉祀

錢楮乃五代後事然行之久亦難廢卽使聖人到今制禮亦必不同於三代何則人之習俗不同卽鬼

神亦不同也。古人祭取蕭合脾膋蕤之，所以求神於陽之義，此皆無害於禮，從俗可也。

古冠皆以束髮當顛處率使空，如今婦人之覆髻者而畧加高，夏收殷啜，皮弁爵弁，及後世竹皮進賢遠游諸冠皆然。卽冕亦然，髮後板向前如覆瓦，前仍空也。至漢元帝，頭上有壯，惟一攢，因覆以片中。王莽頭禿，又全覆之，而謂之幘，自是人皆效之。及宇文融，遂製幘頭，以方巾裹首，四隅四帶，兩帶結髮後，垂其餘，以前兩帶從髻後繞回，而紐結於前。唐明皇因以後兩帶用銅絲鈎起，彎向前以示異。卽今戲場中兩翅冠也。魚朝恩則內用桐木爲楞骨，使高而方。士大夫皆承用之。五代時始改爲軟紗帽，卽用幘頭而模之。明始加漆，爲今戲場中圓紗帽，而以方者爲幘頭。

榕村語錄

卷二十七

沿道一

七

榕村語錄卷之二十八

治道二

問韶至何時始失傳。曰其晉之東乎。漢高廟中尚有之。五代亂至二三百年。秦炬所不盡者。至此始滅絕無遺。

問古樂似皆以詩爲主。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樂之始終條理備矣。詩所以言志。而詩之言必抑揚高下。歌之而後可聽。其詩之和平廣大者。以宮聲歌之。清揚

榕村語錄

卷二十八

治道二

一

激發慷慨悲壯者。以商聲歌之。歡忻流暢者。以角聲歌之。急疾清促者。以徵聲歌之。繁碎嘈雜者。以羽聲歌之。然五聲無節。不能中和。則以律和之。由律而寫其聲於八音之中。至於克諧無相奪倫。則神人以和矣。問鳳儀。獸舞是實事否。曰是實事。如今官府行禮處。畧有肅雍之意。使人皆聚觀。各有懽然悚然處。雖悍卒野人。亦不敢譁。可以見矣。

教化莫重於樂。唐虞之教。胄子曰典樂。夏商曰樂正。周曰大司樂。今之祭酒。卽古之司成。成樂之一終。

也又有司業業懸鍾磬之初也卽如做戲然竟把
國子輩演成一箇樣範後來要變亦不會變其初
勉強教習及其成也都是順其自然導以固有而
已後來把第一義先漸滅盡而以下賤倡優視樂
工欲天下化行俗美人材輩出得乎宋時用女戲
門人問有事常用否朱子曰時尚安得不用聖賢
亦不能違時只是女更不如今之男矣唐宋仕宦
皆有官妓名尤不馴明尚演其餘習高麗人進貢
論官之品級以妓陪之直至今日始革去甚是男
女無別則廉恥道喪矣教化將從何處說起

榕村語錄

卷二十八

治道二

二

雅樂是舞者舞歌者歌俗樂是舞者自歌殊無理如
大武之舞始而其出一人總干而立人莫知爲
誰也歌者則歌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
予侯興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人知爲武王矣再成
而滅商一人發揚蹈厲人莫知爲誰也歌者則歌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
王燮伐大商會朝清明人知爲太公矣以此推之
一 憲部亦是白微庸在位極罪命官遂有九成也當

時國子豈必如今優人不過有其象而已爲其事者口不言而旁觀者則稱羨慕誦之雖其詞誇多亦無妨若斟酌雅俗之間如蘇武卽將史傳語放在他口中自說而臺下別用人贊嘆之亦可

五音惟管子言之的當宮博厚洪長君欲其如此商激昂慷慨臣欲其如此角清和調暢民欲其如此徵警動而煩襍事欲其敷也羽細碎而悽切物在天地間至多却各不相混也聽人之聲皆出於喉其人便正道而貴入鼻多者恐乖厲或作危險舌

榕村語錄

卷二十八 治道二

三

音多者或心回互或巧佞商音多者或狠或艱深唇音多者或不正或賤試之頗驗作詩用韻脚若是喜慶事用宮音便洪亮發揚感激事用商音述平常事用角音可駭愕事用徵音悲惻事用羽音黃鍾之宮另是一物非黃鍾管也朱子以律準律通比之極是然呂氏所謂取竹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次日含少者此義千古不明以啟隋志及近日李文利之說某謂黃鍾八寸一分應鍾四寸二分自黃至應相距三寸九分是

諸律長短皆在此距內耳。黃鍾爲宮，則自太簇爲商，至應鍾爲變宮，皆以少聲與之相應。少聲者，言其聲比黃鍾爲少也。旣得黃鍾，遂穴諸孔於三寸九分之內，間而吹之，其全聲則黃鍾之宮，其次所穴孔間而吹者，卽所含商角徵羽及二變之少聲也。此以一管而備五聲，故曰黃鍾之宮，及制十二筒之後，則果相和，而此管可以生之。

自記

向解呂覽三寸九分以爲黃鍾，以下應鍾以上中間三寸九分於隔八相生分寸之位，穴孔吹之，以得

榕村語錄

卷二十八 治道二

四

諸律所謂間而吹之，立此爲律本，在十二律管之外。前年王振聲在天壇看樂器，其穴孔處却非隔八相生取之。今律呂正義書中，乃言其故。琴是隔八相生者，平方也。面也。管以比例言，則立方也。體也。體便隔八相生，不得乃知呂不韋不知此義。故云三寸九分間而吹之。班孟堅漢書全引此段，只去三寸九分一句。想是考究過，知不如是，故去之。

耳。

聞律準律通之制，曰以木安十二絃，如琴狀，一絃爲

全律黃鍾或具七聲如十二管之有黃鍾之宮一管或可以上下按取十二律之聲皆不可知此絃不在十二絃之內餘十二絃卽應十二律用十二絃不用此絃此絃以驗十二絃之合否爲十二絃之母

問何爻雖止存黃鍾七均但既有黃鍾七均用此以推各律依以旋生有何難處而謂自此旋宮之法遂廢何也曰正是總是因陋就簡不去推勘補足他且因此可見朱子所謂君臣之道不達一段議

榕村語錄

卷二十八

治道二

五

論之確蓋五倫都是達道後世惟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四倫達於天下而君臣之道不達何也君者九州之綱然宰相亦做得主行些事六部亦做得主行些事下至鄉亭齋夫皆做得主行些事便人人有君道有臣道後世事無巨細俱要稱制裁決所以朱子云然黃鍾獨存一調而不能各自爲宮以相生者以此這道理甚神妙

明道論樂謂將上下聲考之須得其正一言以蔽之省辨論者多少紛紛此等處與所謂加一倍法者

皆可謂要言不煩

日記

問朱子謂從來無祉角何也曰亦嘗疑此朱子謂目漢唐以來之樂不能以祉角成調不知何故宋徽宗強爲之起聲是祉尾聲又走了問審音是祉而用之如何會走曰如彈琴頭一聲是祉了尾聲不應彈至那裏一樣安放却是別聲可奈何此理甚微蓋三代而下君臣皆具生物仍然但事多不得其理民多不得其所此聲竟亡問民事既錯則物亦失宜何以有羽曰畢竟差如今所生之物竟有

榕村語錄

卷二十八 治道二

六

較古時加多者但看武王既得天下偃武修文商聲不用國祚遂衰弱而綿長景王造無射之鍾伶州鳩知其以心疾死劉歆造樂而莽死荀勗造樂而晉亂宋仁宗作樂亦以心疾死王朴爲周世宗造樂聲太高世宗死而國祚促宋太祖至太常聞樂嫌其管太高令下二律國祚遂衰弱而綿長如響應聲此理怕人齊景公作徵招角招只怕那時此二聲便有些作怪晏子勸景公出舍於郊大戒於國於行慶施惠之時作此樂我輩不會吹彈又

無精曉音律之人可問。不知果否。第向時曾聽一友彈琴。逐曲問他。大抵宮商調多。羽亦有。未有說是角徵調者。又亡兒學琴時。說琴中本有啞處。某不信。同是有木。有絃。如何會啞。及試之。果然。以此驗之。或有此事。卽以人之說話言之。激昂慷慨者。商聲也。淒切哀怨者。羽聲也。至合乎人情。令人歡悅和揚。是角聲緊切事理。一字不浮汎。是徵聲。此二聲便少。問三代以後。文不如古。亦然曰。然大約宮聲是天地元聲。聖人謂黃鍾萬事之本。此不容

榕村語錄

卷二十八 治道二 七

亡者。慷壯激發。淒緊瑣細。此後世之所有。至民氣歡悅流動。諸事懇摯。警切此聖王之事。三代以返。不能及也。角與宮相近。徵與羽相近。以爲是角矣。仍是宮。以爲是徵矣。仍是羽。今人認錯部位者多。元人曲子只四齣。猶是古樂之遺。古樂只升歌。笙入。閒歌。合樂。四節。儒先都謂舜樂九成。周樂六成。某意謂四節之樂。唐虞三代恐皆如此。所謂九成。六成。乃舞也。但古人却無此說。存以備考。如今戲亦常以四齣爲則。把中間沒情理者盡刪之。至其履

歷姓名莫要自己敘述使一人在旁以詩歌詠歎之更有情理戲最可厭是中間夾雜許多不相干事而收場草草文章須是篇末收拾完全一絲不漏戲何獨不然

明世用冷謙韓邦奇等所定之樂將舞都依字音五行有俯仰伸縮而無疾徐進退信爲可笑

古人制七始都與造化相應如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只隔一位姑洗爲角亦隔一位至林鍾爲徵則隔二位南呂爲羽又隔一位自南呂至黃鍾又是

榕村語錄

卷二十八

治道二

八

兩位角徵相隔兩位故取中以蕤賓爲變徵羽宮相隔兩位故取中以應鍾爲變宮月行節氣亦然至將置閏則越兩節氣不得不置閏與五聲二變同故房氏以二變爲閏宮閏徵

有謂三分損益隔八相生爲不是者其說以氣是一

呼一吸未有極長而漸縮短極短而漸放長不知

陰陽二氣以相對者言則呼吸是也以一氣之始

終言則漸長漸短是也如人之聲自丹田出卽

入鼻乃到舌次齒次唇則出口矣何嘗一出卽

天也

十二管音之母也。作樂時却用他不著其調中所用律則寄於簫管之孔。琴之絃鍾磬之厚薄八音惟革木不入律。塤有孔亦入律。十二管却藏著所謂王府則有金石絲竹有差則取出管來正之。

聲大莫如黃鍾細莫如應鍾皆可以起調而其腔板聲口則不改於其爲宮者也。如大江東詞大聲唱使得卽低聲唱亦使得而其聲口則淨也非旦也。

問樂律曰律者樂之末節也。曰諸書言古律分寸不榕村語錄

卷二十八

治道二

九

定因失中聲而古樂無由復。何云末節曰假令樂得中聲遂能鳳儀獸舞乎古禮之不復果以衣冠邊豆之制闕而無所考乎曰然則古之立律何也。曰人得天地之中以生性得天地之中理氣得天地之中氣形得天地之中形則聲亦得天地之中聲聲之大者如雷霆小者如蚊蟲皆非中也。就人之聲暗啞叱咤則過大啞嚶啾唧又過小亦非中也。惟平常之聲高下抑揚大不過宮細不過羽其中

中有十二部焉故律呂十二配人之中聲也黃鍾

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蕤
射應鍾皆鍾名又以鍾之擊有輕重不等則聲不
足以爲定不若竹之分寸一定而人儘力用氣吹
之爲較準故製管爲律以存聖人中和之聲於是
以十二律之聲寫入金石絲竹匏土之內則聲皆
和而樂成矣

問宮商角徵羽旣分清濁高下如宮濁矣何以旋宮
又有極清聲爲宮者曰此是兩樣論頭如應鍾爲
宮其聲細矣則他律爲商角徵羽者更細於宮律
管本長於爲宮之律管者臣民不可以陵君則以
變以半應之自合若在言志之詩論其氣象是宮
是商終不得變大抵宮商角徵羽爲虛位

古人作樂以律從詩今人講樂以詩從律詩言志歌
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豈非以律從詩如今填詞却
是派定某字用平某字用仄鐵板不可易又自樂
學失傳論者便謂聲音之道無從理論而詭誕者
又造爲秘傳怪異之術轉相迷悞其實今日看戲
見忠臣孝子則感泣見奸邪害正則髮指是卽樂

之大本大源也。聖人有作而欲制禮，卽今所行者，折衷之可矣。欲制樂，卽今崑腔戲考定而條理之可矣。

樂有調有聲。調如今曲之清江引、新水令是也。歌如歌關雎、鹿鳴之字句是也。如以宮調歌關雎，則關字必用宮。所謂起調也。至速字必收到宮上，所謂畢曲也。二章參字側字，三章參字之字，皆然是之。謂調若每句之字，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七音任用，各隨其宜。如首關字用宮，未有次關字仍用宮。

榕村語錄

卷二十八

治道二

七

而竝頭者，勢必須用別音。蓋卽一字隨人歌作七聲，總在高下長短上分別，非本字自爲一定之七音而不可變也。

全曲謂之調，每一律有五調，共六十調。二變不爲調，每字謂之聲，每一律有七聲，共八十四聲。自隋時鄭譯得旋宮法於西域，蘇祇婆何妥恥其不能止用黃鍾一調，七均至今雅樂尚如此。今俗樂唱戲者亦未放調聲之全否，但用某調，則以某聲起調。某聲畢曲，如用黃鍾，則以黃鍾歌第一字，及完仍

以黃鍾歌末一字而通歌所用字總不出黃鍾所
生之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以他律爲宮皆然律
呂新書中却不曾把五聲爲調一處挑剔發揮明
白故人難看聲依永律諸聲分得清楚則了然矣
問如奏黃鍾之商用黃鍾七聲乎用太簇七聲乎曰
竟用太簇爲宮之七聲因其爲商不可云太簇之
宮只可云黃鍾之商他律皆如此

十二律制器止可以制金石絲竹匏此五者有十二
律至鼓祝圉則不具璫雖爲人所吹然土爲之亦

榕村語錄

卷二十八

治道二

志

未知能具與否十二律用以考音而不用以作樂
雖以竹爲之而以鍾爲主故以竹管而取鍾名者
甚多黃鍾夾鍾林鍾應鍾皆是也八音之中惟竹
絲匏可以字字依人聲音節簇而金石土革木止
一聲或以起樂或以止樂或以節樂也

問八音之序曰金石所以爲衆音之節故最尊絲堂
上之樂竹管也乃堂下之樂天子元侯始用管籥
大夫則用笙篳篥匏也故次於竹土塤也雖其用
小而爲人所吹與竹匏同故次之至鼓與祝圉不

過節樂起樂止樂而已。又曰：數鍾磬於五聲，故又次之。

問：方響有十六箇，十二箇是正律，四箇是清聲，何也？
曰：方響卽磬也。正律只有十二，至第九聲卽不能全具五聲，少一聲。第十聲，少二聲。第十一、少三聲。第十二、少四聲。蓋律至應鍾窮矣，只得截律變半爲四清聲，以全十二律之五聲。二變不爲調，故止十六。所以編鍾編磬皆十六。編簫之管亦十六。其故俱是如此。

榕村語錄

卷二十八 治道二

十三

舊欲作一部樂書，竟分八章。樂用、樂教、樂章、樂聲、樂律、樂器、樂舞、樂理。今思只以周官大司樂一篇爲經。禮記中樂記爲傳，而與經相發明者曰附大司樂與傳相發明者曰附樂記。或將八章另編，各成一類，以便專考一門者。言樂者嫌不得古之黃鍾，猶習禮者嫌不得古之衣冠。豈今之衣冠必不可，以行禮耶？自元以前講曆者，必欲求上古之曆元。冬至歲月日時皆會於甲子。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勉強湊合，終不能確。至鄧守敬始悟其非。迨

之既往未必是驗之將來未必合更無關於曆之緊要於是一筆勾去卽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而據時曆遂迺超絕前古自元以後人皆翕然服之不復言曆元矣黃鍾之說亦是如此朝廟之樂實能

一字確實明創業之艱難道君臣

之一德憫將士之憔悴咨黎庶之勤劬便好然古之作樂者非徒以朝廟爲重也移風易俗全以邦之邦國用之鄉黨用之間巷者爲要蓋朝廷郊廟之樂臣民得與聞者有幾惟家家戶戶皆得見之

榕村語錄

卷二十八

治道二

十四

方能興感孟子云今之樂由古之樂以樂記冕而舞大武一段及賓牟賈一段觀之古之樂與今之戲何殊若將廿一史中忠孝節義之實事如戲編出但詞不要豔聲不要淫使聽者心氣和平可以語可以道古何代事卽用何代衣冠官號器具禮節自士大夫以及編氓無不歡欣鼓舞而臣思忠子思孝夫思義婦思節則太和之風洋溢於宇宙此豈徒講黃鍾之所能致耶至於詞漢卽用樂府

卽卽詩宋以後卽用詩

皆要設一局。禮局、樂局、王文局、書算局講求在這裏，便有舉而用之之時。朱子何嘗能用於當時，明朝承其餘緒，得其糟粕，尚可支持三百年，莫以空言爲無補也。今欲考訂朱子所言禮爲一書，而已見輯樂書至歷算有梅定九之書在，亦覺燦然可觀矣。

崑腔之吐字，每字有頭、腹、尾。如西要、烏之爲簫，伊、要、烏之爲憂之類。如但有頭、腹而無尾，則聲短，非其本音。麻支、微、齊、魚、虞皆自發自收，爲聲之元。

榕村語錄

卷二十八

治道二

十五

東冬、江陽、庚青、蒸、真、文、元、寒、山、先、侵、覃、鹽、咸、有頭、腹而無尾。國書以阿、厄、伊、烏於五字爲字頭，最妙。歌、麻、卽阿部，支、微、齊、卽伊部，魚、虞、卽烏部。

古人習樂，其舞蹈有節，能使血脉活動，所以云養其血脉，只是如何舞法。今已不傳，然果然作樂，不患無傳。禮記說樂如抗如墜等聲之節，卽舞之節。其轉折疾徐，亦如大不過宮，細不過羽之意，以理準之，雖不中不遠矣。

采最要緊，禮卽存於其中。如章服代各異制，惟優

入不禁有虞氏之衣冠。至周衰必蕩盡無復舊制。而韶舞則全存之。友曰。髫年看劇演。見扮高力士者尚戴紫金冠。今則爲烏紗帽矣。唐制中官雖極老必戴紫金冠。不敢烏紗帽。見勺中志。做那一朝戲。卽用那一朝衣冠。方是名優。曰嘉靖改定禮樂。以爲大備。其實到此乃大崩壞。舞按五行醜不可言。古舞斷不如是。大率卽如今劇演。冕而舞大武者。卽武王尚父則發揚蹈厲。各肖其形容行事。令人想見當日光景。故曰舞以象事。不肖其人焉。取

榕村語錄

卷二十八

治道二

十六

哉。又恐人不曉歌者。却從旁贊其功德。若何行事。若何所謂。一唱三歎也。優孟之似孫叔人。卽以爲真。故當日樂工皆非庸俗人也。

各省大吏多以優伶爲性命。無怪其然。卽吾輩之幾本書也。不爾。政事之暇。如何度日。古人暇時。便有琴瑟歌舞。先王知道人身心必有所寄。因其勢而利導之。以歸於正。樣樣都動得手。故有用。不是全靠讀書。如今禮樂久廢。只得守幾本書。檢束身心。開廣知識。若移而之他。則放辟邪侈。不可言已。古

時必有民間之樂。韶武豈士庶可用。宵雅肆三亦不可用於燕閒。使徒九廟明堂之間。作韶箠而天下卽風移俗易。恐無此事。

如今卽將古書中忠孝廉節之事。製爲詞曲。去其聲容之無情理者。令人歌舞之。便足以移易風俗。感動人心。不妨從粗處做起。禮始諸汙尊而杯飲。蕢桴而土鼓。後來使至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古人詩何嘗有平仄。後分爲平仄。又於平仄之中。分爲四聲。又於古詩之中。論出聲病。唐人則竟字字程式。

榕村語錄

卷二十八

治道二

七

做成律詩用之久。自然漸漸細密。

連日因譙藍總兵演戲。做到入情時。未有不感動者。以此見得樂之效速。若就元人百種中。選其忠孝節義有事實者。改其義理不通處。每事四齣。此外誨淫導欲者。禁之亦粗足。以感人心而成風俗矣。至尊嘗論及樂律。奏曰。其理於經書上畧可考見。至聲氣之調和。都不能曉得。諭曰。不和極容易講。一如你向我說話聲高。我高聲答應。聲低。我低聲答。應自然。和。若你低聲說。我胸中有不喜歡的意思。

高潛答應這便不和。此語見得天地間都是感應之理。實說得著聲氣根源。時壬辰四月。

子曰：有苗弗率，汝徂征。其詞責人之意多，畧有滿假。益窺見到此，故贊曰：滿招損謙受益，此是行兵緊要處。驕忿極害事。孔明七縱七擒後，以爲兵可用矣。故前表有獎率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奸凶，興復漢室諸語。直視曹叡如孟獲，微有自恃之意。及街亭旣敗，想亦見到此意。故後表曰：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其識高矣。

榕村語錄

卷二十八 治道二

文

孔子云：善人教民七年，可以卽戎。孟子推行其說，如發政施仁，深耕易耨，修其孝弟忠信，都是教民裏事。教民至於七年，豈但與民休息，而上下相信，卽以之戰，民亦各知大義，勝不輕喜，敗不輕懼，國手教奕，若有下一善著，狂呼得意，下一失著，悔恨失聲者，國手必斥之。蓋輕喜輕懼，中不定，氣不靜，最不好。兵事尤忌。

孟子云：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他原有戰勝攻克的本事，却不用，所以規模大。後人便疑。

孟子用兵未必濟事不知孟子手段竟可不用兵
事事束縛之以禮教人便動不得何必用兵穀梁
子說得是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
戰到得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死善死者不亡便
不妙了管仲生平便不會與人打仗何況孟子後
世惟武侯有此意所以人說將兵非其所長豈知
正是他本領大處老子亦見得此意曰惟慈故勇
以無爲取天下都確有此理

鄉兵最妙孟子所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管子所云

榕村語錄

卷二十八

治道二

九

夜戰則聲相聞晝戰則目相識其歡欣鼓舞足以
相死情誼旣聯屬而鍊習又熟故鮮敗至卒長黨
正之類用之課農則保介田峻卽是人用之勸諭
則飲射讀法卽是人用之出兵則伍兩卒旅之長
卽是人相習而教有常法文武兵民未嘗分也
何等有條理

漢經費無兵餉徒有吏祿而已故太平數十年則國
富用足自唐宋以來有養兵之費故官俸代以微
薄天下雖無事而兵常聚食故國家靡費恒多而

動有不給之患自記

官俸之薄起於宋其所出薄則起於養兵漢時兵在京師者不過南北軍武帝止增七校而已其餘南征北伐皆用民兵無事則農故少營伍支給之費而官俸得厚唐之府衛雖已有兵民之分而兵皆屯田未嘗坐而仰食猶然農夫也至宋割藩鎮兵權乃悉以京室禁兵出防各路兵額既多而更番往來費尤無數故國帑虛耗貧弱不振而官俸遂減亘三代時勸農之外卽以講武爲事法制整然條理精密漢則無事聽其佃作有事便驅而用之是謂以不教民戰三代之民日日使之習勤內外有備故無倉卒之患

漢時兵民不分故國勢富強宋藝祖但就所見目前之弊率意釐革因藩鎮財富兵強遂設兵仗以收其銳卒立轉運以收其利權務使文官有民而無兵武官有兵而無餉以爲如此方不能爲害至各路應設守禦之處皆從京都遣戍更番往來以致養兵之費府庫爲虛不獨官俸緣以寢薄卽郊祀

大典亦時以匱乏不舉豈知官俸厚如天之雨澤散而爲利也兵餉多如水之決隄聚而爲害也若稍省養兵之費而散之百官以養其廉恥貪墨則盡法繩之自然大小寅恭不敢朘削小民而閭閻日富於是興禮樂施教化以感之三代之治豈遠哉

朱子論兵政謂唐之弊在壬兵者專制強梁宋之弊在壬兵者分散煩冗而歸之責成郡守可知漢法猶善於唐宋也觀朱子前後議論大都猶有取於

榕村語錄

卷二十八

治道二

廿

漢制自記

古之陣法只武侯八陣李衛公五花陣爲有根五花原於鄉遂之兵八陣原於都鄙之兵鄉遂之兵以十爲數起於五都鄙之兵以八爲數起於井田之八家自五家以至於萬二千五百家皆以五相疊故出兵自五人以至於萬二千五百人亦如之自八家以至五百一十二家皆以八相疊其在卒長之教皆以五八爲隊而教之一居中前後左右爲四無論多少皆依此此五花陣法也天地風雲龍

虎鳥蛇無論多少皆依此此八陣法也問鄉遂四
閭爲族是百家四兩爲卒是百人每家出一人而
都鄙四邱爲甸是五百一十二家出長轂一乘步
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鄉遂亦出車牛馬否曰亦
然鄉遂雖百人天槩亦用七十五人隨兵車輕車
也餘二十五人隨牛車重車也歸馬於華山之陽
謂輕車放牛於桃林之野謂重車

孫武子書總是說詐如虛者實之實者虛之之類終
以火攻實大不仁之事火攻無一存者吾儒兵法

榕村語錄

卷二十八 治道二

三

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
楚之堅甲利兵矣故善戰者服上刑至於人求算
計我却不可以無備須要事事周到漢將自當以
趙充國爲第一看他幾篇奏疏無一句不靠實立
於不敗之地魏相論驕兵貪兵忿兵幾句亦得兵
要外有充國內有魏相所以相濟成功若將左傳
國策史漢諸書選集一部兵法當勝於今所謂七

書者

充國傳嘗以遠上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

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數語盡兵家之要
自記

韓文公論招募鄉兵大妙客兵便一戰而潰施將軍
平海若不卽用福建人如何能成事王輔臣反亦
是西兵平之此却是用兵扼要處

用兵如下棋然低棋貪殺又要多殺國手只要自己
不敗到贏人一著亦是贏何須多管仲用兵何曾
殺一人而天下畏之武侯節制之師不會多殺人
司馬懿畏之如虎趙充國金城之役何嘗與賊打

榕村語錄

卷二十八

治道二

三

杖都是國手

凡用兵敗後再進解不勝者王姚江初遇伏而敗夜
復整兵而往便破贛州用此者多勝

巡撫浙中者前有范觀公後有李武定浙中士民至
於今稱之武定之才視觀公爲優當行兵時施其
智術亦能得其權心武定先與鎮浙將軍結納爲
兄弟及耿逆作亂武定言於將軍曰今勢危全要
得百姓之心百姓一心便可憑以立事今與將軍

約萬一兵有生事害民者吾關白將軍卽當按法

治罪迨後別爲庇護操縱總由吾等耳要使民知
吾等不護兵以蹂民而已將軍唯唯未幾適有是
事武定聞而升堂作色令標兵皆環甲發令箭召
將軍兵百姓觀者數萬移時而將軍縛兵至以法
治之一時歡聲雷動武定又損家資及用庫金之
無名籍者以充犒勞凡滿兵向前者必拊其背獎
諭賞賚之故滿兵亦歸心焉武定於督兵王子及
領兵將軍皆用此法王子將軍見其兵民歸向肯
擔當事亦倚以爲重以故內外和輯又臨事類能
不動一日與賴將軍拉將軍同坐一山望見一二
千人擁至從者不敢誰何兩將軍皆失色武定自
頻將其鬚徐步出帳外來者至皆跪武定和顏色
問曰汝兵耶必有苦試爲我言之衆曰無之曰或
有條陳事試爲我言之又曰無之武定曰然則欲
何爲衆曰吾等前私通於賊受有吳耿兩家劄付
觀成敗爲去就今被公厚恩視吾等若骨肉心不
忍有二故自首於公後有賊至當奮刃以自明也
武定垂涕慰之曰汝等皆忠肝義膽之人也吾何

以得此於若輩。應時悉焚其剽付。而以牛酒犒焉。衆皆欣然而去。兩將軍於是大服。後某以是事問之。曰。如此比者尚多。每與之語。果能不動。雖平常語。無卽答者。必稍存思而後應。

當日白頭賊妄假名號。衆至三萬。圍安溪縣。某出示言。蔡寅本永春賣漿家兒。托名三太子。值此年荒。民食不繼。何故甘被誑惑。以糧贖賊。我已興兵勦捕。諸鄉不得仍蹈前轍。倘賊以爲恚。卽可嫁怨於我。若我家破餉之未晚。或故相違忤。甘心餉賊。是

榕村語錄

卷二十八 治道二

廿五

亦賊也。便當移兵先剪。以爲諸鄉戒。又復分兵守其要道。抄絕糧路。更出一招降告示。敢殺降死。無赦。出示之翌日。卽有賊弁林起。以七百人降。某量留四五十人餘。悉遣爲民。自林起來。賊輒自相疑忌。又苦乏糧。不數日。散走。強半僅六七千人。忿來攻我。某以兵堵之。山陘。賊不敢下。經大風雨而退。某遣李治以二三百人尾之。令去賊二三里。卽結營自固。勿與交鋒。治請曰。萬一賊回。衆來戰。奈何。某曰。只據險。一交鋒。便爲黔之驢矣。又數日。賊盡。

奔散其髮卽用腰刀截之棄滿道路蓋人多則需
餉亦多無所得食自然破亡矣

管仲初見桓公三薰三沐之後所進不過管子頭
張書一二十年用之鄧禹於光武武侯於先王一
見說得幾句話終身總不出此他見得明白所以
行之有成辛酉年施將軍方督水師專平海事某
過於逆旅問數語某卽喜曰臺灣已平矣施曰何
相信之深也某曰君言之已在掌握豈不能行乎
說得實在是了便不問而知其能行

榕村語錄

卷二十八

治道二

其

地曾啓奏云有人說海賊凡數萬人浙江米都是此
輩撤去故常患米少此說不確數萬人必有宿泊
之所今臺灣澎湖舟山金門海壇廈門諸島無不
重兵鎮守其餘小島能駐百人者便少數萬人何
處栖身此輩不過是內地之人乘南風則出掠北
風起則仍歸內地耳未幾擒獲一賊地奏且莫正
法就此窮究其根株必有巨猾爲之窩王得其巨
猾則餘黨易散矣其後果得鄭盡心大凡兵間事
須得其要領成功便易又莫妙於以賊攻賊不易

之道也。

馬見伯整頓山西營伍兵皆譁然站隊見伯有將材不知何以如此其無序凡仕宦所至要有興革須使他不覺以漸而更又要有同心的人方得成事爲將又須先擇材幹技力有用者使爲頭目頭目皆我之人則其下安能動乎此所謂機也。

至尊所不可及者不嗜殺人雖吳三桂亦不曾族誅耿精忠親族尚有爲近臣者前年一大臣親族有以叛逆論者他已自分連坐乃寬之不問下諭曰。豈有人做此等事而謀之宗族者何等聖明三代以前想已有相及之典故甘誓湯誓俱曰予則孥戮汝如此盛德事竟超絕千古矣。

有惜晁錯早死者曰便不死亦不過如此卽賈誼所言衆建諸侯而少其力雖似合機宜但視諸侯王都似劇賊一般亦太不廣人本領大度量便大周公誅管蔡後未嘗猜疑同姓親親之誼如故後世多因一事有變至於懲美吹蠶者聖人先從修身尊賢說起然後及親親晁賈議論都不曾理清根

本至族滅一事乃秦之酷暴以霍光之賢猶族上官其意以爲不爾恐有後患耳惟武侯本領大李嚴廢斥若遇他人便恐其不走魏或走吳矣武侯如此處來何嘗有他患武侯一切都月王道罪人以族嬰兒之在襁褓者何與彼事皆駢首就戮實是慘事當日耿尚二逆親族羣臣皆請誅之蒙垂諭曰他在外要反親族奈之何哉豈獨不害其命竝不去其官兩額駙仍如故甚盛德事可爲萬世法

榕村語錄

卷二十八 治道

廿

聖人本領大只隨事處得當不計其後問他本領大處就在那不過分際處持得定否曰他拋得便是大如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到了無德不亡何用如殛鯀而用禹道理應如此

某巡撫直隸時奉命築永定河堤當時私心以爲何須與水爭地但免其民之錢糧使無催科之擾則民賴水利亦足以生堤久必壞終歸無益今思之聖見爲是大禹之功萬世永賴然不久亦輒廢遷如今既與斯民同時得幾年安享地利今少者長長

者老者死亦可矣。譬如年荒賑濟明知此三日糧不能保其三日之外。但且救他三日。未有逆料其三日後之必死。竝靳現在之糧而速之死者。

當日去看南河時。靳總河引到高家堰一帶看六壩。曰此明潘印川所留四十里天然減水壩處也。原是四十里行水。竝不說害民。今只留六壩。科道却參我害民。彼時不解其故。及後大城靜海頗苦水患。先是二縣無隄。竝未告災。至近歲堤成。民反大病。於時適某出爲巡撫。因悟六壩之害。與此正同。

榕村語錄

卷二十八

治道

芄

蓋水平漫則淺而無力。用堤束之一遇崩決。則力併而猛。其疾如箭。當之者無不糜潰。後又言漳河一至成安。聞崔惟雅著有治河之書。因訪其子。其子便說得好。他說築堤斷非良策。漳水來時。初不甚急。至深不過五尺。人畜概得遷避。若以堤障之一決。直是所向無前。人畜俱不能保。且漳水東行。則西路退出。西行則東路退出。退出之地。皆極肥美。爰得數倍收成。只勿與爭地。隨其所行之地。蠲除其糧可已。某遂據此奏請施行。後有言漳河現分

四股當併歸一者某奏云禹疏九河殺其勢也天
分爲四正使勢緩便是世運將泰不應併而爲一
奏上遂蒙許可至興化一帶下河却是靳總河說
得是他說海反高於內地若開七道河洩水汝時
內水外出潮時外水內入出者甜水入者苦水但
見其害不見其利今人不想鹽城范公是因何而
築全是爲海水侵田築此障之苦水所過田便無
用今下河人家半在水中安之若素田倒肥美又
有魚蝦之利開下河無益此言甚當其後下河雖
開倒底湮塞友云鯨湮洪水便是用堤禹貢一篇
無一堤障字惟九澤旣陂澤乃可用陂耳蓋澤水
淹漫畧用陂堰便田可有收若江河之流難以是
束所以孟子謂行所無事

榕村語錄

卷二十八

治道

三

